

## <<吴川是个黄女孩>>

### 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吴川是个黄女孩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61342527

10位ISBN编号：7561342527

出版时间：2009年

出版时间：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作者：严歌苓

页数：252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<<吴川是个黄女孩>>

### 内容概要

吴川这个角色身上集中了很多微妙的东西。她有着香港人的冷漠与自私，当她在芝加哥遇到“我”——她同母异父的姐姐时，一方面她舍不得抛弃亲情给她带来的归属感，另一方面，她又不愿意丧失个人的自由而重新被长辈管束。面对母亲的偏心 and “我”的不幸，她只感到嫌恶，“你父亲母亲欠你，我又不欠你的”是她真实的想法。

她只在乎她的“酷”与高贵的身份，对老土的“我”常常不屑一顾，；当“我”道德说教干涉了她的自由，她更是深恶痛绝。

冲突的焦点是“我”干涉了她的感情生活，两姐妹从此走向决裂。

但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当“我”被人欺辱而无处伸冤的时候，吴川居然采用了激烈的方式施行报复，为姐姐出气。

这个贴着“自私任性、无所顾忌”的标签的后现代青年，骨子里却有着最传统的亲情意识、家庭意识。

。

## <<吴川是个黄女孩>>

### 作者简介

严歌苓，著名旅美作家，出生于上海，二十岁开始发表作品，一九八六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，一九八九年赴美留学，获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文学硕士学位。

现为好莱坞专业编剧。

她的代表作有《天浴》、《扶桑》、《少女小渔》、《第九个寡妇》、《一个女人的史诗》等，其中《天浴》由陈冲拍成电影后荣获金马奖最佳影片等七项大奖，一九九九年被美国《时代》周刊评为十大最佳影片。

## <<吴川是个黄女孩>>

### 章节摘录

吴川是个黄女孩 有个人想我。

说是想得紧，想得不可终日。

就在这个曾经屠宰业昌盛、血流成河、叫作芝加哥的大都市，走着一个人想见我。

唯恐天下不乱吗？

关于芝加哥，丑闻已经够多。

关于我的丑闻，也够多了。

只是都很好地保存在我和另外一群人之间。

用间谍术语，我和他们每个人都是单线联系。

因此无论丑闻怎样惊世骇俗，对方和我一样密藏。

芝加哥雄性勃然的高楼，某一幢里住着一个想见我的人。

故事从此就要不一样了吗？

想我的都是什么东西呢？

是洗得干干净净、喷过科隆、精心剃了须的雄性肉体，在白色浴巾下，摊得新鲜平整。

先是口舌和口舌的假话交流：好吗？

好极了，你呢？

好得不能再好。

上次做完感受不错？

超级棒！

我们开始？

当然。

雌性肉体偶然也有，坦率买卖，我卖的是力气，她们买的是伺候。

现在有了个想我想得要死的人，把我每天干五、六遍的这桩事叫作“按摩”，我假模假式穿一身苹果绿和尚服，伪装之下的这个职业就给叫成了“按摩师”。

伪装之下还有别的，男人们要这双玉手去宠惯他们一下。

这时事情更简单，我和他都在局外，是这只纤纤秀手和那个器官之间的相处。

完了事，我和他的关系毫无进展也毫无恶化。

这是想我的那个人有所不知的。

我像个人一样走到街上，想着这个想见我的人。

信都在我的皮包里。

皮包比别人的行李还重，就因为它必须盛装许多污七八糟的东西。

比如信、账单，化妆盒，日记本。

信是最重的一部分。

信的啰嗦都是关于一件事：请求我去看这个想我的人。

因为信如此的啰嗦，我越来越冷下心来。

写信的人在香港，叫作黎若纳，今年六十岁差三个月。

是这样，黎若纳在二十六年前把一场狗男女关系纠正过来，第二次为人妻，什么也没带就走了。

她带的东西只有几个相框和一个相簿。

她连自制的内裤也没带。

她拉下的东西很多：金项链、旧皮鞋、一大堆丝绸缝的旧内裤，我。

于是，我知道我和旧内裤一样不值得她带走。

旧内裤和我都是她另一段私生活的证据。

我的外婆问七岁的我，黎若纳是谁？

直到有一天她问完后我反问：“黎若纳是谁？

”她才放心，不再问了。

这年我九岁。

## <<吴川是个黄女孩>>

肃清黎若纳留下的记忆和影响，外婆觉得是她一生中最成功的业绩。

她就像子宫里从来没住过那个女胎儿，两腿间从来没钻出那个带一大堆黑胎发的标致女婴似的，再也不说、不骂、不伤心了。

除了她看见我身上的烧伤疤痕，看见我跟在别人母亲后面学织毛线，包饺子皮，她会把我拖到一边，搂一会，手在我背上或者头上细碎地打着，脱口出来一句：“毒啊。”

她指什么，你马上明白了。

她一直在想什么，你也明白了。

如果不走运，一个星期会收到黎若纳三封信。

如此的没用，还会拆开它们，一个字一个字地让黎若纳尽情啰嗦”。

这些字外婆看都不看就会说，臭不要脸。

她说，不要那样笑，就和臭不要脸的一式一样！

她说：再敢那样走路 黎若纳就像你这样走的，走到哪，现世到哪！

我从此不能真笑，不能用真嗓音说话，不然黎若纳就得逞了，在我身上得到了永生。

谁有这样的牙齿、头发、嘴角、眼神呢？

它们是黎若纳的，它们要风流地顾盼、搔首弄姿，你说我拿它们怎么办？

七岁的我唱了个什么歌，一句词说：“天下无敌！”

”外婆说，想得美，谁无敌你也有敌。

你的敌人叫黎若纳。

我走在芝加哥一家花旗银行门口，体内附着着这样一个大敌黎若纳。

银行已关门。

没有关系，我习惯什么都对我关上门。

我的脸在自动存、取款机的镜子里出来了，这个光线里谁都是丑闻中的人物。

手还年轻吧？

豆蔻年华的十指，把五张支票装进信封。

因为提供了特别服务，支票面额都不小。

八十，一百。

这双年轻的手可是太知道枪匪横行的芝加哥有多少孤独的雄性人口。

他们出高价让这双手去蹂躏他们。

他们发出腐烂的呻吟，渐入佳境，登峰造极。

这双手和他们，也不知谁糟蹋了谁。

我后面这张面孔能想象这双手刚去过哪里吗？

又来了一个人，一看就知道来私藏来路不妙的收入。

机器响了，吸噬着我的五张支票。

然后是那条黑暗幽长的秘密途径，它们得摸着黑走完它，走出尽头便洁净如新生。

我转过身，在后面两个排队人眼里做一瞬的良家妇女。

芝加哥一眨眼成了鬼城。

秋天的夜晚八点，金融区的摩天大厦噩梦一般逼近来，所有的正经人都鬼祟了，躲闪着，走得贼一样快，所有的反派们大摇大摆，枪手们醒来了，暗娼们容光焕发，酒鬼们摩拳擦掌。

刹那间他们成了城市的占领军。

我的步子不快不慢，他们假如有好戏唱，至少有我这一个观众。

连麦当劳也开起乞丐们Party来了。

我买了一份鸡沙拉，鸡是前天的，生菜是昨天的。

要背叛黎若纳，就要吃垃圾。

外婆对事情的理解是这样，嘴馋的女人浑身都馋，眼馋、手馋、身子馋。

黎若纳和人进行狗男女事务，开端就在一家蛋糕店。

黎若纳有一副精美的口味，无美食、为宁死。

外婆的进化论：偷嘴、偷东西、偷人。

## <<吴川是个黄女孩>>

地铁站门口乞丐气味充胀到鼻腔和脑子里。  
乞丐们大概因为活得毫无进展，所以生命淤滞成一股腐败气。  
不去躲闪他们阴冷的眼睛，他们就输了。  
非乞丐们像亏欠他们似的抬不起头，咕啾一声，对不起，没有零钱，然后通奸者一样溜得飞快。  
我从来不给乞丐钱，因为黎若纳总是给。  
黎若纳总是要“行行好”的，她该对她的丈夫和被她生到世上来的人行行好。  
她“行行好”是缺乏主次的，对蛋糕店里的陌生男人大大地行好。  
我还能看见那个黎若纳，三十岁，红色衬衫，白喇叭裤，招摇撞骗的本钱足够。  
你能想象不？  
这样一个女人能背着丈夫、女儿买一块奶油蛋糕，在店里就吃下去。  
所以没有艳遇蛋糕店也是她的福地。  
靠陈列窗有三张小桌，六把椅子，她没有座位，站着也是一样吃，一样不露寒伧，秀雅闲逸地吃，眼睛漫不经心地看着外观，为自己放哨。  
某一天她不是一个人了。  
刚刚在柜台前站定，在各种如花似玉的奶油面前发情，一个男人说，其实最高级的是牛油清蛋糕。  
黎若纳一回头，好了，她口福艳福都来了。  
黎若纳直觉特别好，一看就知道这个一无用场的人是金子堆大的。  
我现在能想象他们，马上配对儿，像一支筷子找着了另一支筷子。  
男人那低调的高贵，那积累了一切有关享乐的智慧的眼睛，那对一切不懂享乐的人的轻蔑笑纹，使黎若纳摇身一变，成了个无家累、未生育的女郎。  
男人把她带上楼。  
楼上是黎若纳的天堂。  
男人一定要给她高等教育，许多高贵的美食，外貌是不花梢的，比如牛油清蛋糕。  
黎若纳太识货了，和我父亲过日子错过了让她显露她享乐的才华的机会。  
机会来了。  
叫作吴岱的男人不久就发现了她美丽的丝绸内裤是她自制的。  
为了她那双贪馋的眼睛，黎若纳自染、自裁、自制衣服、裙子、乳罩。  
一万个人里，你一眼能把她找出来。  
她没有一件衣服合身，要么过份宽大，要么过份窄小，合身的衣服多平庸。  
她看见一切常规的东西就不耐烦。  
我那时六岁，二十多年后我闭上眼能看见黎若纳背着我们出去造孽的模样：形象蛮大家子气的风骚女郎。  
地铁经过一个站台。  
我看见站名了。  
黎若纳啰嗦”到了把地铁站名都标在信上。  
这个站上去，有一座二十六层的公寓。  
等等，让我想想，是什么颜色？  
是浅米色的。  
门口站着守夜人，穿黑制服，对过有个咖啡店，从那里就可以看见五层楼上的一个窗口。  
窗口有隐约的钢琴声出来，是那个想见我的人弹的。  
黎若纳用元珠笔费了多少口舌？  
生怕我还有新的借口，她把路线从地铁站一直标到了五层楼上：出了电梯有个长几，上面放了一盆假花，往它左边拐进一条走廊。  
然后就容易找门牌号了。  
那个楼我不陌生。  
我和四楼的一个男人也有丑闻。  
我一两个星期就去他那里一次。

## &lt;&lt;吴川是个黄女孩&gt;&gt;

有两次我在楼下的厅里坐了很久，想在暗里看看想见我的那个人。

应该不难认，楼里没有几个亚洲人。

我的伏击不成功。

我也没听见什么隐约的钢琴声。

黎若纳想得美，谁会在美国这种地方没事弹肖邦、舒伯特、李斯特？

年轻人有多少好事可干？

谁会干弹小夜曲这样的酸事？

伏击之后我回到家，开了淋浴，想起没拿浴巾。

取换洗衣服时，一只手还在翻找，另一只手已经去关抽屉。

煮开水泡面，不是把面拿到灶前，而是端了一锅滚水去柜子前取面条。

一连几天，天天行为倒错。

十月是个好月份，芝加哥的叶子血红血红，好在黎若纳停止啰嗦了。

茹比四十岁时，成了一个艺术学院的旁听生。

我在她学校地下室里看见她，也把头发染得不成体统。

她约我来吃她们大学生的便宜自助餐。

我们是很无望的。

她是同性恋，我连异性恋都不是。

我急切地要找个男人搭伙过活，我干的这行又妨碍建立对他们的尊重意识。

男女之间的初期假象，也丝毫建立不起来。

茹比在郊区上班，常常采一把野花放在我家门口。

她知道我们之间的无望，不过她总得有个人可以为其采采花。

尤其是为采花她必须犯法。

牺牲意识让茹比感到古典。

交钱的队比取食物的队要长很多。

学生们没有一文现钱，三块钱也开支票：出示身份证，填写地址电话，这样队伍就排到了走廊里。

我到餐厅的另一头去排取食的队。

餐厅中间放的电影画面暴烈。

情爱是件暴烈的事。

学生们多数戴着耳机，相互间大声交谈，这个年纪同时能干好多件事，一个亚洲女孩也不例外。

她或许也和这一大片美国孩子一样，同时干的每件事干了就忘，没一件算数。

亚洲女孩比所有学生更邋遢，牛仔裤和上衣都叫不出颜色，是所有含混颜色的混合。

头发真多，可供她去染三个色调的黄。

我心里说，转过你的脸来。

脸还真转过来了。

由于衣服头发的似是而非，衬得她脸惊人的清爽。

原来什么都是伪装，她既不野也不匪，她是披着狼皮的羔羊。

那样舔舔嘴唇，十足的嗲小妹。

笑起来她总是手背一提，好象要去挡她不太齐的牙。

我仇恨自己这个动作，却每回笑完才醒悟到。

有什么可挡呢？

我们没有美国孩子那样齐得恐怖的牙齿，也就没有他们的塑料笑容。

亚洲女孩竟然也有向后翘的小腿，脚在后面，人挺到前面去了。

我就明智，从来不穿太紧的牛仔裤。

黎若纳毫不顾忌，一双那样的小腿也愁不住她，照样喇叭裤，短裙子。

亚洲女孩忽然感到我在盯她。

她把脸转向我的一刹那，我把头调开了。

她大概觉得让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盯比让男人盯可怕多了。

## <<吴川是个黄女孩>>

我和她这个游戏便玩了起来。

只要她回头，我就转脸。

她的动作、神情太优美太多情了。

让人想入非非的一个女孩。

她一甩头发，多有看头啊！

我在给人按摩时，这样一甩头发，男人们会突然走一走神。

很多很多的头发，很有质感份量的头发，才能让她和我甩得这样倜傥。

我自恋是没错的了。

我迷恋这个亚洲女孩，因为她身上有我。

不对，她身上的那些多情优美、风流媚气明明是黎若纳。

我背上的汗毛刷的一下全部竖立。

茹比付了钱过来，我已让过十来个人去我前头取食了。

茹比在白种女人中算漂亮的吗？

太近了，我早已失去了判断力。

她很强烈，眼神、姿态、话语，都强烈得让人吃不消。

我把托盘往角落里端，我可以待在暗地，让亚洲女孩在明处。

茹比吃了两口就停下刀叉说：你他妈的和另一个人一块吃饭。

我说：谁？

她说：是谁无所谓，反正你不在和我一块吃饭。

我嘻皮笑脸：男孩子们太让人心乱了，茹比，谁让你把我带到这里来？

其实我还在毛骨悚然。

我的教授是个挺帅的白痴，我要是个姑娘就和他来个一夜情，茹比说。

要不要给你们介绍？

茹比强烈的灰眼睛看着我。

我厚着脸皮说：好啊。

不过一夜情还费什么事介绍？

茹比突然站起来，走了。

茹比知道我旗帜鲜明，不和女人腻歪。

她从来没给我得罪成这样。

她找上来要我伤害她，我有什么办法？

本来我想把亚洲女孩指给她看，话一讲出口变了。

一顿廉价自助餐直接成了残局。

我放下塑料刀叉，无趣极了。

连个假戏真做的献花者也没了。

我拿起皮包、外衣。

茹比突然高大地又冒出来，在长条餐桌对过。

她指着身边的络腮胡子男子，看着我：怎么样？

我以为我干那桩勾当干得不会脸红了。

我把手伸过去，合在他伸过来的手上。

络腮胡子把他的嘴唇烘托得艳丽无比。

茹比坐下去，狂吃起来。

黑胡子和艳红的嘴唇里是天然的牙齿，谢天谢地。

因此笑容不像模子里倒出来的，虽然生硬、干燥。

我想集中精力来施展一下魅力，眼睛不当心又溜到另一张桌去了。

我看着二十岁的自己，那个百分之四十的侧影在丰茂的伪金发中。

应该说，是看着二十岁的黎若纳。

我的父亲就在我这个角度欣赏她吗？



## <<吴川是个黄女孩>>

黎若纳是个让男人一看就心里打鼓的女人。

他们一面想：祸水祸水，一面就趟了进去，谁也拦不住。

我一面吃，一面和络腮胡子打情骂俏，同时盯亚洲女孩的梢。

同时做三件事，前两件都不算数。

我说：洛伦教授你和佛洛伊德长得一样。

他说不止你一人这样认为，他以为我说的话算数。

他说：茹比说你是舞蹈物理学博士。

我说茹比夸大了，我半途而废，不过舞蹈物理学无论如何都是废。

他说没错，和文学写作一样，早学成早废，晚学成晚废。

他又把我的话当真了。

他应该反驳一下，说，真是有趣的学科！

可他说，你看，我就这么废人子弟。

亚洲女孩是修什么学科的？

有钱该修废人子弟的学科。

亚洲女孩站起来，又去排队拿吃的。

她拿了烤小排，煎鱼块回来。

廉价自助餐里这两种最上档次。

贪嘴的女孩。

这个国家她算来对了，谁也不懂贪嘴是古典的羞耻。

我接过洛伦教授的名片，看了一眼。

他叫佳士瓦。

我不得不给他一张名片。

但愿他不需要局部的特殊按摩。

他要走了，手还得给他。

他握住它，这回握得不干不净了。

你以为它只是只纤纤素手？

那样一握就酥在你手里了？

手放开我，他眼睛一垂。

这是个少见的细腻人物呢。

他已明白握手时他走得远了点。

一个缺乏廉耻的环球、时代，我碰见了一个羞耻心未泯的佳士瓦。

我刹那间收回神志，目送他走进人群。

茹比一会也不让我纯情，问我：一夜还是两夜？

我说：你还有点眼力。

他不是白痴。

茹比说：读读他写的小说你再发言吧。

我已经把佳士瓦忘了，看着亚洲女孩吃得面若桃花。

一个男人请她去吃海鲜大餐的话，她也就跟了他跑了。

我在外婆严酷的训导下，终于培养出不贪馋的次要美德。

所以男人们少了一件讨我好的事可做。

茹比上课去之后，我取消了下午的两个预约。

在街上瞎逛。

外婆的米缸是一座矿，能挖出金项链、翠戒指、玉手镯，和一扎用丝发带捆住的信。

翠戒指是爸给黎若纳的。

他的继母去世，把这个翡翠戒指给了爸。

玉手镯是爸攒钱给黎若纳买的。

他们刚结婚他就答应给她买。

## <<吴川是个黄女孩>>

黎若纳在旧货店看见一个玉手镯就成了个耍赖的小女孩，拽不动推不动。

爸答应她一有钱就给她买。

那钱爸在二十年后才有。

外婆成了只老狗，在米缸里刨啊刨，把宝贝一件件埋进去。

黎若纳出走的第二天，外婆管爸叫“我儿”，叫我管她叫“奶奶”。

三人的关系就这么不伦不类地定下了，三年后爸带了个女人给外婆看，外婆立刻倒下，说是心脏病猝发。

外婆犯心脏病是杀手锏，爸一有女人她就拿出来。

芝加哥的秋天夜晚最合我意，地上落叶让风带着滚动，沙啦啦啦。

一本正经的人散光了，不三不四的人们把气氛弄得莫测，并有一点浪漫。

所有灰暗的人影都在毒品和酒精的作用下行动。

我怕谁呢？

黎若纳把我和她的旧内裤一块扔了，谁还会要我的性命？

楼是正派人的楼，五楼的窗子突然有了钢琴声。

我出了电梯，面对长几和假花。

假花后有面镜子，我看见亚洲女孩的神色附在我脸上。

来这儿无非是我太好奇了。

好奇得我不去赚下午的两张支票。

我按了一下门铃。

一定不会马上有人来开。

最好别开，我已经没好奇心了。

门一开，我们全都没了退路。

黎若纳就得到了救赎。

门却开得很快。

果然是她。

她的娇嗔原形毕露了：一身乳黄色室内服，背上一个小帽子。

她像个吃母乳吃到二十岁的孩子。

我说，咳！

她已经认出我是谁了。

用英文说：难怪！

今天在学校是你吗？

我说：你说呢？

我坚持用我标准的中国话。

她把我请进屋。

我道歉自己做了不速之客，应该先打电话来。

她问我什么时候得到她的电话号码的。

我说有一阵了。

她用英文，我用中文，说着进了她的客厅。

她为客厅的凌乱向我陪不是。

我看出凌乱是伪装的，她用凌乱经营出一个可心的小窝。

杂志上剪下的画页都颠三倒四地贴着，地上一大蓬红枫叶插在粗糙的铁皮桶里，全是别有用心。

二十一岁已经是打扮的老手，遇到什么，打扮什么。

黎若纳穿不合体的衣服，让人过目不忘。

她叫我坐在地上的蒲团上。

她不用沙发这样平庸的家具。

不坐了，我马上还有事。

她说：是吗？

<<吴川是个黄女孩>>

## <<吴川是个黄女孩>>

### 编辑推荐

《吴川是个黄女孩》这篇小说充满了各种矛盾，姐妹之间的矛盾，爱与恨之间的矛盾，母女之间的矛盾，大陆文化与香港文化、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之间的矛盾等等，严歌苓很擅长把各种复杂的关系编织成一张网，使角色陷于其中，挣扎于其中。

小说将沉重压抑的大陆往事和“十年一觉美国梦”的颠沛生活叠加相交，经过女性经验细意打磨，最终熔炼为一颗饱含灼热生命之痛的心丹。

<<吴川是个黄女孩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